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昭皇帝紀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誖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名王王以

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邉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鈎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夏為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發揵為蜀郡

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兾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絶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何羅重合侯莽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䇿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

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葢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絶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

孫安因光欲内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内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名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戸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

陵賜錢户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徃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乗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之

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輙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名其鄉里張祿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終於

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産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塩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為副及假節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衛律律者本

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于名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殺虞常等名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

之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律曰汝為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為兄弟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絶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見武能結網紡繳檠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隂給衣食賜

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

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
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
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
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
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
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
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
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貰陵罪得全其老母得

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别長絶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為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石摧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

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為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為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為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内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煖為王相内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為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為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

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肄郎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為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諸郡國

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為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
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
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
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銜釜六七枚置殿門前烏
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拔
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
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
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

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為庶人謚旦曰剌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

不封其為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為烏鵲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内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

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霿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孟

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孟子為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

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
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訢始為范陽令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躓仰曰使者專
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
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為
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為御史大夫夏四
月度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
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

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豖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

介子為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
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烏丸復犯塞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
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為
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

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夾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見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宫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

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為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天隂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隂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為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劒斬

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
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
皆以次上殿名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
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黄金千
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令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
邑樂人鼓吹俳倡歌舞乗法駕驅馳北宮名皇太后御

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宫人蒙等淫亂取諸
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
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
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絶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
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
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
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

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户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為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為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

為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為無書亦得減死為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箠身勞於車輿朝則冐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厦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

徒銜橛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剌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為孝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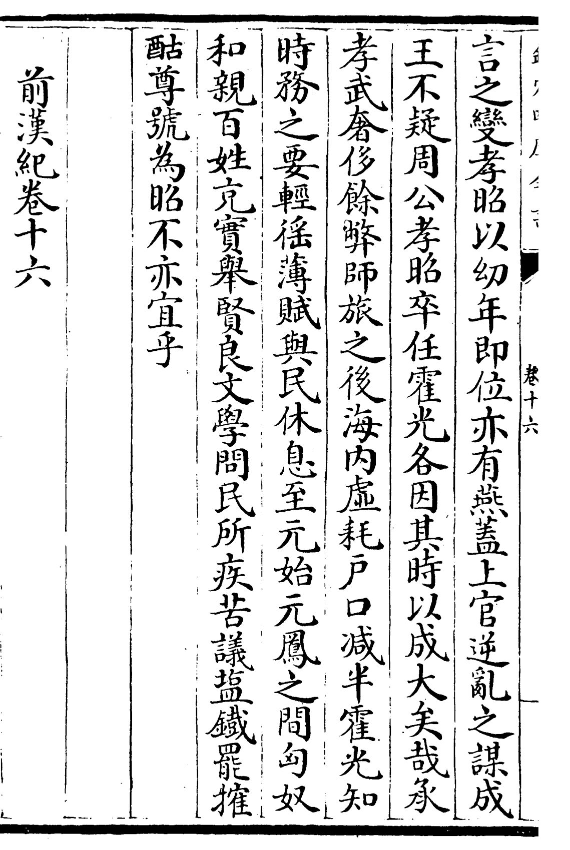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絶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

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尅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争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

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為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蹈哀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為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

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除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

上德是謂良臣犯顔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過非不避死
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
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
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
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
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
盡而深覽乎
讃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



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美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酤尊號為昭不亦宜乎

前漢紀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二 史部

前漢紀卷十七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一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

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視遇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為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

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為天子師宜為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授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劒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為皇后父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為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

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德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關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

祀其議謚具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閑臣愚以為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

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户追尊外祖父乃始為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

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德聖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絶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

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鍜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

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
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
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
三千萬錢與之何若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
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悸
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
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
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

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
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
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
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
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鍾音房
户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
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

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
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
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霸尚書
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
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
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
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甞見出道上語
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

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産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語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

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為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

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為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嫂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産遠遁逃故漢軍所得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産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産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覊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

山崩泉出宗廟隳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為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譖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為灰後立昭信為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

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煑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名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譖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譖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為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名見昭信與去

從十餘婢博飲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内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為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絶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為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黄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温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輼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為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

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専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承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黄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

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宫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閒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名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録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輙不

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輙厚加賞賜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輙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效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鑿各取一切是

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夫得任子弟為

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禄勲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

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為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為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

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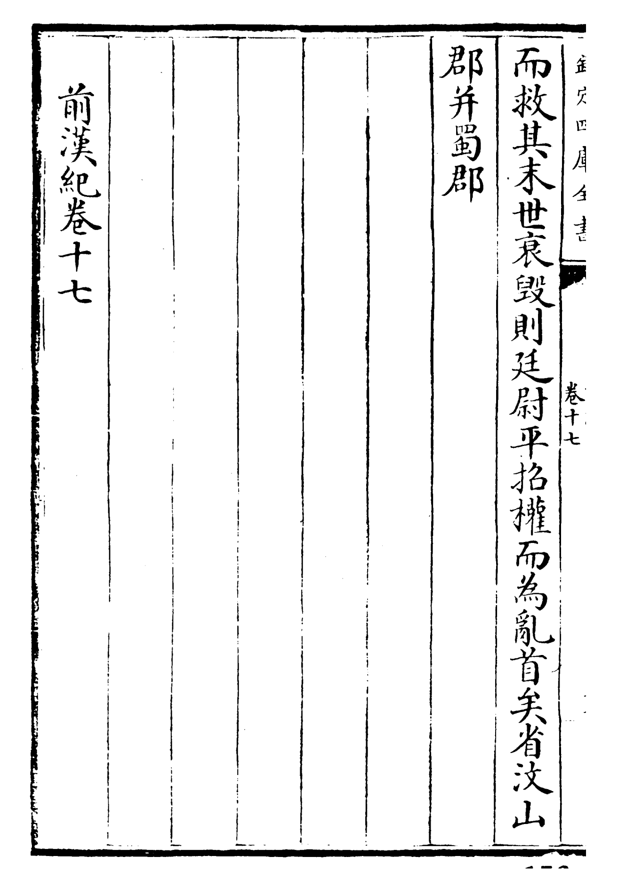
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

自危非完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
錫金鞍車駟馬罷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
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劾令自免弘懐讓不去官及
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
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
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
當嗣即徉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
河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為恐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誰謂華高跂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太子太傅邴吉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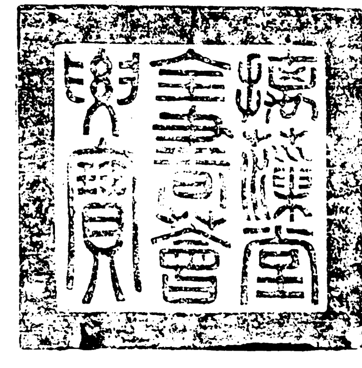
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疏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為太子少傅以太子尚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令復取舜監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廣兄子受為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悦頃之拜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每

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為榮九月壬辰地震冬
十月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
兵詔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
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
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令明主躬垂明聽雖
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
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令不正其本



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為亂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前漢紀卷十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三 史部

前漢紀卷十八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二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為酇侯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

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内及為將校者皆為郡守更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猶未發發即族我矣

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䟽曰霍氏太盛陛下即厚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輙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侯或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

有積薪客曰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為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為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為郎中將

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已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宫九月詔曰令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瘐死獄中何為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

左右數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為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黃

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鉏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刼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鉏鉤於是郡内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廪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為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

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為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為水衡都尉而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兹王及其夫人來朝龜兹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兹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為

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以杜陵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賜吏民勤事者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百戶為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

勿絶嗣其無適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内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宫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

欲嬀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為邛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令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

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

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刼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
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刼質之有頃
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
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勑吏謹遇
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棺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
漢嘗名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
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
為致問其擿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

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

太子軍宿為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項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

境雖爭屯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邉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纎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

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𠞰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為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為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

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
軺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為小昆彌而立元貴靡
為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翺翔
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
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
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
賀子為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曾史玄

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為陽都侯追謚賀為哀侯吉會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禄賜是時掖庭宫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

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為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

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為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賔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為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名善書吏十人於前尊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為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尊謂竦

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子欽為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

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䟽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黄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娱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為子頗立産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

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恵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産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賔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黄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名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為奇奏言黄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

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偽鑄黄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黄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為宗正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耋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

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宫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黄金人二千

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邪遊俠皆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名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

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再定大政已决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謝耶後絶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絶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

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殖其貨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為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為有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

滅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
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
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
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紀卷十八

前漢紀卷十九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三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山陽太守郡

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戸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
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
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為膠
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
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為之不聽
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
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

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内飾則結紉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歛制不自縱恣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寛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温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

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補為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閲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枹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

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逺斥候為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巳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

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
於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
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斗四升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
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
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為可奪畜
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

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刼略故臣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隠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邉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敇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

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
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
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
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
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

已為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零罕开釋先零赦
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
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
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
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
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
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
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為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

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為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藳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

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䟽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因竄於風寒之地離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抗席上過十一也

既省大費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幵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往得無不分别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先零為一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便兵飭弩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

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

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挍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拊循罕幵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畢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逺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已經夏

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令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縶聞以財得生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

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横興賦斂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為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令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秋饒之時民尚飢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法為無窮之基故令布令曰邉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為軍旅卒暴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為盜賊以贖罪姦邪並起臣以為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大夫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邑

字仲卿廬江人身為列卿居處節約俸禄以供九族鄉黨家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為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韓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

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卬家將軍為上言安

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卭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卭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本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王先賢撣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

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隷校尉葢寛饒下獄自殺寛饒魏人為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

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爲周名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爲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

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廷尉寛饒引佩劍自殺寛饒為司隸京師肅清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剌舉無所廻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為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賀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寛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屬目卑

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寛饒不恱仰視屋而歎曰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如傳舍所閲多矣唯謹慎者得久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寛饒初為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尉徭役使市買寛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寛饒寛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寛饒

爲司馬斷其單衣令短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爲丞相以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馬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

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
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
虜入塞邊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
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名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
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
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羣
鬬死傷横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
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

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
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當道路問也
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
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
子顯為議曹掾從祀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
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
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
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無侵漁難矣其

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禄大夫梁丘賀為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為武騎後為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劒挺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為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丞夜亡乃玄袪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為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為大夫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

子臨亦精於易為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翺翔降集於旁齊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黄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加賜黄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貞潔順女賜帛霸為政尚

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畫
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
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為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
氂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
可為棺某亭猪子可為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
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
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
為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

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歳
增治為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
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
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為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
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
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
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
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

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為宗族昆弟言之後歳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斂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為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為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

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為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紀卷十九